



□邱俊霖

【短史记】

# 张九龄：谁比我更懂荔枝

近日，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热播，众多观众沉浸式感受一颗荔枝背后的盛唐风云。说起岭南的果子，数也数不过来，比较知名的有龙眼和荔枝。这其中，唐朝诗人张九龄最喜欢的是荔枝。

张九龄，韶州曲江（今广东韶关市）人，自唐中宗景龙元年（707）考中“材堪经邦科”后，便长期在京为官。

唐玄宗开元四年（716），张九龄因为直言进谏得罪了宰相姚崇，于是便以“秩满”为借口，短暂地回到韶州。岭南商贸繁盛，广州还设有市舶司，广州港会聚着五湖四海的客商，他们从海外运来了大量的奇珍异宝。从岭南翻越山岭前往中原的道路十分繁忙，韶州以东的大庾岭上有条通向北方的小路，可那条山路小径实在狭窄险峻，路上还得途经山崖沟壑，令人心惊胆战。若要将岭南的珍宝从那条小路运往北方，只能靠人背肩扛。

张九龄在长安时，便曾向天子谏言在大庾岭新开一条驿道。回到韶州后，朝廷便让他以“左拾遗内供奉”的身份开路。张九龄沿着被灌木丛覆盖的石阶小道探察一番后，规划了一条新的路线，新路线绕过了原先的陡峭之处，而在地势相对平缓的山地开辟新道。仅仅花了三、四个月，新开大庾岭驿道的工程便完成了。新驿道平坦开阔，能并排走五辆车，从此，岭南通往中原的道路不再是险隘。

开元六年（718），朝廷诏拜张九龄为左补阙，他从韶州前往东都赴任。张九龄在朝为官时，有好奇的同僚会向他打听岭南的风俗奇闻，自然也有人问他岭南有什么好吃的。张九龄跟同僚们说，岭南出产荔枝，每到夏天，荔枝的果实成熟，果园里都飘荡着荔枝的香气。荔枝的外形奇异，与普通果子都不同。拨开外皮，能看见如肌肤般雪白的果肉。荔枝的味道甘甜又饱含水分，百果之中怕是没有一种能比得上荔枝的。

有好奇的人说，当年魏文帝（曹丕）曾将南方的龙眼、荔枝与西域的葡萄、石蜜相对比，说荔枝的甜味比之葡萄与石蜜较淡。张九龄解释，魏文帝所处的年代是三国，南方与西域的线路并不相通，说荔枝比不上葡萄和石蜜，要么是没吃上新鲜的荔枝，要么定是谬传：“魏文帝方引蒲桃及龙眼相比：是时二方不通，传闻之大谬也。”《荔枝赋并序》

无论张九龄如何描述荔枝的鲜

美，同僚们都不信：荔枝极其容易变质，一日色变，二日香变，三日味变，大部分同僚都没到过岭南，又哪里有机会品尝新鲜的荔枝呢？所以他们自然不相信世间竟有如此美味。唯有来自彭城的“刘侯”，他年轻时多次调迁官职，曾去过岭南，并且吃到过新鲜的荔枝，他听了张九龄的话不仅深信不疑，而且赞叹这荔枝的确甘美至极：“南海郡出荔枝焉。每至季夏，其实乃熟，状甚瑰诡，味特甘滋，百果之中，无可比。余往在西掖（中书省），尝盛之，诸公莫之知，固未之信。”

数年后，张九龄被排挤出京，转任桂州（广西桂林）刺史，兼岭南道按察使、御史中丞。张九龄依然记得当年与同僚谈论荔枝的往事，想写一篇文章向人们介绍岭南的荔枝，但因为政务繁忙，一直没来得及。如今回到岭南，大概因又见到了那美味的荔枝，于是他终于写下了一篇《荔枝赋》。

张九龄在《荔枝赋》里，为人们详细描述了荔枝的形态和生长环境。至于荔枝的味道，他则这样形容：人们都说水果有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等五种味道，而荔枝的甘甜能衍生出多种层次的滋味，它那种醇厚美好的味道数不清也道不尽，即便是最精妙的语言，也无法将它的好全然展现在世人面前：“彼众味之有五，此甘滋之不一，伊醇淑之无算，非精言之能悉。”

“心恚可以蠲忿，口爽可以忘疾”“信雕盘之仙液，实玳筵之绮馔”，张九龄认为，荔枝的美味可以让心中怨恨的人忘记仇恨，味觉失灵者吃了它可以忘却疾病。荔枝确实是精美容器中的仙液，华美宴席上的珍奇。

即使是不贪婪的人，吃过荔枝后也一定会沉浸在它的甜蜜之中。人们夏日聚会时，席间若是有荔枝，那用寒泉水冰镇过的李子与甘瓜，恐怕也变得不那么香了。因为满座之人的目光都会被荔枝所吸引，味蕾都会被荔枝所征服，它可是那四时之中最珍贵的果子啊：“有故无厌于所甘，虽不贪而必爱。沈李美而莫取，浮瓜甘而自退，岂一座之所荣，冠四时而为最。”

荔枝的美味比天庭里的甘露还要神奇，那柑橘与葡萄之类的果子，哪能与荔枝相提并论呢？拿那些果子和荔枝相比，简直是古人的一大失误：“且欲神于醴露，何比数于甘橘？援蒲桃而见拟，亦古人之深失。”

张九龄还在字里行间感慨：“夫物以不知而轻，味以无比而疑，远既不可验，终然永屈。”一件事物往往因为不被人们了解而被忽视，就好比荔枝的味道分外鲜甜无比，却因为生长在偏远的地方遭到世人质疑。

后来，张九龄来到荆州。橘子是荆州最有名的果子之一，张九龄曾觉得橘子是没法和荔枝媲美的，可如今看见荆州那成片的柑橘树历经寒冬依然绿意盎然，他对柑橘产生了极大的好感，甚至觉得柑橘是一种了不起的果子：“江南有丹橘，经冬犹绿林。岂伊地气暖，自有岁寒心。可以荐嘉客，奈何阻重深。”《感遇·江南有丹橘》

江南的丹橘树即便经过严冬的洗礼，可它们依旧绿得可爱。这并非因为江南气候温暖，而是因为丹橘树本身就具有耐寒的品质，所以它才能像松柏那样屹立于寒冬。张九龄还感慨，这些丹橘的果实甜美，本可以献给食客享用，只可惜山高路深，它终究与那岭南的荔枝一样，没法端上桌案了。

□纪习尚

“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，可是心里直翻腾，开不了口”，今年的高考（全国一卷）作文题，引用了老舍《鼓书艺人》中的一段话。如果你翻开这部小说，会发现它的语言显得有些“板正”，似乎少了点老舍作品中的老北京味。这是因为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老舍的原作，而是经过汉译英、英译汉两轮语言转换后的译作。1952年，在美国出版的《The Drum Singers》由华裔作家、翻译家郭镜秋女士根据老舍的中文原作译成；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鼓书艺人》，则由翻译家马小弥女士根据英文版回译成中文。

抗战期间，老舍在重庆主持“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”，团结全国的文艺界人士，同时也用自己的笔宣传抗战，抗战胜利后，1946年3月，老舍与曹禺一道赴美参加“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”。这次外访原定时间一年，后来老舍数次延期，共停留了三年半。

用老舍的话说，该次访问的目的是“宣讲中国现代文艺”及“个人休息”，这两个目的只实现了一半。在美期间，老舍赴各大学讲授“中国文学之历史与现状”，参加各种座谈、讨论、会议，演讲“中国艺术的新道路”，很好地宣传了中国的现代文艺。但他个人并没有闲下来，更谈不上好好休息。公共活动少下来的时候，他把时间花在了新作品的创作和翻译出版上，成果颇丰，其中就包括《鼓书艺人》。

1948年九十月间，老舍在纽约动笔写《鼓书艺人》，并计划首先在美国出版英文版，翻译者是郭镜秋女士。

郭镜秋（1911—1999），青少年时期在广东岭南大学附属中学、上海求学，热爱文学，并有强烈的民族情与爱国心。1932年，她放弃学业进入报社，用中文、英文两种语言发表文章，鼓舞民众士气、宣传抗日，仅1938年，她就在《大风》《宇宙风》等杂志发表译作《美国人眼中之日本墨索里尼》《日军在京暴行目击记》等十余篇。1939年郭镜秋到美国，除了继续翻译工作，还出版了《我走过的路》《西去重庆》等英文原创作品。可以说，郭镜秋的中英文文学功底都是很深的。

1948年，由郭镜秋翻译的老舍另一部小说《离婚》已在美出版，老舍对翻译质量、合作过程也很满意，他说：“《离婚》译本已出版了，评者十之八九予以赞美。”《鼓书艺人》继续选择郭镜秋翻译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《鼓书艺人》的创作和翻译是同步进行的。两人的住处相隔较近，老舍写好几章后，就交给郭镜秋翻译。根据1948年10月老舍写给友人的信：“新小说，我已经完成了四章，其中三章已交给郭小姐去翻译。”这里的郭小姐，指的就是郭镜秋。老舍计划按照他长期以来的写作节奏，每天写两千字，这样就可以在新年到来时完成这部小说。

翻译的进展很顺畅，1948

年11月，老舍说：“郭小姐已将她译好的‘大鼓’的前三章拿给她的代理人看了。”5个月后的1949年4月，翻译工作全部完成，老舍收到了《鼓书艺人》的初译稿，开始审阅。

与此同时，在太平洋的另一侧，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周恩来等领导人希望老舍回国，在文艺界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就这样，还没等到这部小说出版，10月上旬，老舍就由纽约横穿北美大陆到达旧金山，又从这里坐船，于当年12月辗转回到阔别数年的北京。

据说，老舍回国时并未随身携带《鼓书艺人》的中文手稿（也有说法认为原稿已带回，但后来遗失）。而且，返回北京后，老舍又以《鼓书艺人》中的人物为原型，写了姊妹篇《方珍珠》。

老舍去世多年后，夫人胡絜青等准备将《鼓书艺人》出版。但遍寻原稿不到，1979年她委托有关人士到美国寻找，依然没有结果。

不过，也不是没有补救的机会。《鼓书艺人》已于1952年在美国纽约公开出版，英文文本还在，可以再把它翻译回中文。这个使命落到了翻译家马小弥女士肩上。

马小弥（1930—2012），父亲是文学翻译家马宗融，母亲是作家罗淑，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，马小弥潜移默化中也对文学产生了兴趣。马小弥对老舍也很熟悉，她的父亲与老舍是好朋友。据马小弥回忆，上世纪40年代初，父亲常与老舍会面，还曾经把他写的抗战大鼓词带回家中哼唱，这让少年时期的马小弥印象很深。因为父辈的交往，马小弥也和老舍熟络起来，老舍常给她讲故事，带她玩耍。

为了译好这部作品，马小弥进行了细致的准备。她重新阅读老舍的一些小说，查阅他在抗战前后写的散文。为了对曲艺演员、曲艺术语有深入了解，她还在北京市曲艺团的帮助下，访问了尹福来、高凤山、李振英等老艺人。在最重要的文学语言风格方面，她也“参考了有关老舍语言特点和思想作风的一些评论”。翻译的过程比较顺利，初稿经过马祖光、韦君宜、董恒山、孙韵政等专家的修改润色后，发表在1980年第二期的《收获》杂志上，又在同年10月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《鼓书艺人》。

老舍作品的独特之处，就在于那股淡淡的京味，这是任何人无法复刻的。马小弥在《鼓书艺人》的译后记中也承认：“那种幽默隽永的笔调，简练质朴的风格，和浓郁的北京风土气息，我学不来，无法再现。”但正如老舍夫人胡絜青所表达的：“倒两次手，很不容易保存原著的文字风格，马小弥同志……难为她了。”《鼓书艺人》仍然是一部思想性、文学性俱佳的力作。

（本文作者为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员会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）

【文化人物】

## 《鼓书艺人》背后的两位女翻译家